春秋疑問

春秋疑問卷之二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之意在即位夫子如其意書即位于册蓋其辭與僖文等而義不同矣

家氏曰桓以臣弑君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修春秋以誅討亂賊為事而於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伯聞魯篡逆之事特爲好會蓋度桓之意急欲會諸侯以定其位可必大遂其所欲也

鄭伯以壁假許田

前年鄭使宛來歸祊原無易許意蓋以祊近魯魯所欲得者以此小利中其欲將唯我所役而不辭故魯宋本爲好者隱寧渝盟而從鄭以伐宋至入郕入許而鄭之讐無不報鄭之欲無不遂矣及入許而許田在其側鄭復垂涎焉而未敢啓齒也桓篡弑自立將必求會諸侯以定其位鄭始爲垂之

會托辭以璧假焉其名曰假其實逼取之也桓不能拒以許田與之而謝其璧若曰以此易祊云爾蓋魯自爲飾之辭也左氏不達其情誤書以祊易許今觀春秋隱八年明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竝無易許之意越四年爲桓元年明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竝無易祊之辭則其情事可知矣讀春秋者不據經文而但從三傳未有不爲其所誤者敢訂正以質高明

鄭伯以璧假許田即秦以十五城易趙璧之意其假許田一假字即劉備借荆州一借字

歸祊暗餌也魯隱吞其餌而諸役不能辭假田明

挾也魯桓爲所挾而賜邑不能守鄭莊之懷計亦

狡矣哉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及者公所欲盟也鄭伯已得許田方與公盟是

謂極狡

鄭名爲王卿士與會與盟而桓之位定矣胡傳鄭

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

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此四句勘得極明

秋大水

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泛溢爲害必歷時而未平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弑隱督弑與夷偶在冬春之交故春秋順時序若此書之耳其他弑者未必皆在冬與春也並不書夏王某月秋王某月冬王某月豈皆不以天道王法正之耶可發一笑

督馮之黨也欲弑與夷久矣所憚者孔父耳故必先殺孔父然後可弑其君今書宋督弑其君與夷

及其大夫孔父蓋深誅宋督之造意且明孔父之死之爲其君也此二句宜聯讀方可得情而正其罪胡傳畜無君之心一段說得極透快

就宋督論罪不容誅若宋穆舍馮而立與夷與夷反索馮於鄭必欲戕之而後已則無人心甚矣其及于禍也宜

滕子來朝

桓爲弑逆滕首朝之春秋貶而稱子是也然自此終春秋之世皆稱子豈以此故直貶及其後嗣耶當時大國身爲弑逆壞法亂紀者不可勝數或一

書人旋復書爵獨貶一黨惡之滕及其後嗣乃足示儆于來世耶朱子取沙隨陳氏之說謂春秋小國不堪大國之侵削朝聘往來自降爲子而一切從省似大有理

再按莊五年郳黎來來朝僖七年小邾子來朝杜氏曰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邾之別封故曰小邾何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據此二說則在僖之世天王尚能以爵予人矣隱桓之世不能奪人之爵乎滕始侯而今子終春秋之世未必非天王所貶也敢備一說以問高明

再按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莊三十一年夏薛伯卒自是薛伯終春秋之世此黨何惡亦貶及其後嗣至此耶朱子謂胡氏以義理爲穿鑿誠哉是言也

愚謂滕子罪案在來朝二字上不在一子字上

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周天子所賓而不臣者不幸而有華督之亂列國苟能聲其罪以奉天之討亂何自成哉奈魯桓之弒隱而方以類合也齊陳鄭之黨惡而謀以賄行也乃相與定馮

立督以成其亂爲天常人紀不自此而胥壞哉春秋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此非與其事而稱爵蓋目其人之黨惡不可勝誅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成人之亂已爲不義況可利其有乎書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而必謹其時月日蓋深罪魯之貪賄而辱國也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宋不義取大鼎于郜而魯又取郜鼎于宋且納之大廟可稱宗器乎臧哀伯云滅德立違而寘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

官象之其又何誅焉蓋謂一示此賂器于臣子他日不可復誅其違亂也其語意特正而嚴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程氏皆以杞爲紀

杞侯之朝與滕子同而其所以朝迫于齊也非爲桓之立也故論罪與滕子殊科

蔡侯鄭伯會于鄧

于鄧乃外諸侯相會之始而實楚患之萌蘖其關於天下之故不小故春秋特書之自此以後鄧首被戮蔡逼于侵凌服屬同於鄙邑終又不得已遷

州來以求芘于吳鄭則數遭侵伐疲于奔命曾無寧日卒至於肉袒請命願爲俘囚觀後來之變若此之甚則今日會鄧之舉固中國陵替之端所由繫也左傳云始懼楚也此豈可不爲寒心哉

九月入杞

左氏見此入杞二字即於前杞侯來朝下埋不敬二字不知春秋雖稱亂世然兵革未有輕用者豈來朝一不敬而魯即入其國耶若承上文謂蔡鄭入杞似又無謂闕之可也

照後來滅項取鄟取郜等書法似皆魯事然所以

入之故則不可曉闕之

公及戎盟于唐

按左傳隱因戎請至再而與盟君子猶或非之今戎未嘗請而桓及之盟何汲汲哉蓋身負大惡唯欲結好以自固無問其華與夷也叅及鄭伯盟于越看則桓之情不能覆矣

冬公至自唐

與戎盟義乎不義乎及在九月至在冬何事盟好而歷時之久耶此深傷盟戎之非義故特詳志其終始也

此書至之始恐非指危之之說茅堂胡氏曰書至者或危或久或爲不義或策勳而書愚謂猶有與有榮者與有辱者各觀其時事則其事居然見矣此條蓋舉其不義而自辱者至之也

三年春正月

隱立十一年止書一正月桓立十八年僅書三王字不可謂無其義然必指此元年書春王正月以正桓之罪二年書春王正月以正督之罪十年書春王正月謂其數已盈十八年書春王正月謂王法所不赦自三年而後不書王見桓無王與天王

失政而不王則恐不若是之穿鑿也敢問高明

公會齊侯于嬴

桓以簒弒得國懼方伯之見討也乞昏于齊以爲此會夫昏姻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重大禮之始也桓自爲此會締好于齊匪媒而昏始合不以其正矣自是而逆以私人送至越境會非親迎而卒蒙敝笱之譏至于彭生之乗而其禍不可言矣春秋于嬴之會謹書之蓋深著禍亂之所從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易曰大君有命命王命也諸侯安得有命哉且何

以爲胥命也訓胥曰相則其相命也必相從而後可不相從而相命何爲者今考此後十年齊衛同鄭來戰于郎十一年齊衛同鄭盟于惡曹豈所胥命者胥此命耶抑非此命耶讀春秋者先解胥命二字明白又考當日之所爲胥命者何如然後可論去取若但曰春秋善胥命則吾不信也敢問高明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穀程傳皆作紀郕公羊傳作成魯邑是時紀主于魯

程子曰自桓公簒立無歳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日食天變之大者況食之既乎但記天變事應自然隨之似不必一一以著其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大昏雖稱重禮然諸侯統有民社豈得親至于其國但或逆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耳魯逆女可無其人然不必公子翬也唯桓與翬謀所以定位而乞昏于齊故即使翬往逆以重自結納耳觀宣

公之世公子遂爲宣弑亦卽爲宣納賂逆婦以結齊援則奸惡之肺肝于斯畢露矣此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似不宜以親迎之禮律之也敢問高明春秋於隱世去翬之族以著弑君之罪於桓世復稱公子以明其與桓爲逆若曰翬國之大賊而桓之私人所謂不誅之誅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送姜氏于讙不獨愛女之過當時桓使翬逆女不知其辭令禮幣當何如者齊侯因厚答之故送女至于讙耳而桓又趨出爲好會故是冬卽使

其弟年來聘也讀春秋者但從公子翬如齊逆女直至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細細詳味自可得當日二君之用情矣

原魯桓之意在結齊爲援而娶其女故桓所行事但重在于會而不在于昏諸傳皆以昏禮責桓恐不得夫子春秋之旨敢問高明

夫人姜氏至自齊

禮無其女之父送女至人之國者亦無其婿不爲親迎但往會其父而受其女者今齊侯若是爲送魯侯若是爲會則親御執綏之禮廢直夫人自至

于其國耳故春秋特書若此以著其失易曰物不可以苟合又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永終之敝卽可知于苟合之始也謹昏禮者尚三復于春秋之義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隱七年齊侯嘗使其弟年來聘矣今桓弑隱之人也以昏故復使其弟年來聘焉但從其盟其娶以致情而其家君臣兄弟之簒弑悉置勿問玆所謂以利交者乎可慨已

有年

此不宜有年而有年卽此歲之有年可知他歲之
無年矣此春秋書法之意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周之正月夏之仲冬也于時宜狩但于郎則非其
地耳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以臣弑君以弟簒兄而自立醜然南面四年矣
不請命不類見其不臣何如者天王不加殘執之
刑反使宰糾來聘夫子蓋傷之也而不敢明斥天
王之失職故但名宰以見其意且不書秋冬二時

謂刑誅之不舉不成其爲天道也其意微矣讀春秋者不逆夫子所以名字之意而但專罪字恐未爲得之也敢問高明

或曰子前辯宰咺之宰非字執也今宰渠伯糾云何曰聘與賵自不同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巳二日傳疑也或以其國有大逆故不能謹其日耶

夏齊侯鄭伯如紀

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而相與合謀以

吞噬小國為事如許近于鄭鄭所欲也齊與伐之而鄭入許紀近于齊齊所欲也鄭思報而助之故與共如紀焉假朝事之禮行盜賊之謀其同惡相濟何憯哉然實齊之意也故夫子首齊而次鄭而必稱爵稱如若眞往朝者然所以抑強暴而存弱小也

紀主于魯故書之詳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桓負大惡天王不能討反一聘之再聘之而使仍叔之子示重焉夫子不忍斥言故就所使者著貶

以見意耳恐非專譏世官也敢問高明

仍叔柄用而其子承聘分明是世官但春秋書旨

似專重在使聘上要識得

高氏曰桓王失信諸侯皆叛欲謀昏而諸侯莫從

桓以纂立懼諸侯討已欲自結於王故因紀之故

而爲王謀焉故桓王三遣使來聘也春秋書之見

桓公以紀之昏姻結好于王以掩大惡此照後祭

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看似爲有因存之

葬陳桓公

知會葬而不知討其賊

城祝丘

高氏曰據文姜享齊侯于祝丘則祝丘齊魯兩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當時弑逆大惡王不能討若鄭莊不朝罪止貶爵削地又甚則命六師移之耳乃不忍一朝之忿而屈萬乘之尊以犯積怒之強臣寧不自取辱乎春秋于戰于敗績悉諱不書但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蓋所以存名分耳

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諸侯稱人蔡衛陳雖譬鄭甚深然此舉名義爲正 故特與以從王二字若鄭莊之惡則罪不容誅矣

大雩

魯於禮不得大雩故因事特書以著其僭

螽

雩爲旱祭旱則螽生矣故併記其災

冬州公如曹

州公事實無傳胡氏罪其自取不知從何得來但論有國者統承先世之業全在自強爲善或不幸

遭侮當思所以圖存之計至埶窮理極則死之可矣奔曹適魯非所爲訓故春秋書公書如曹書寔來以深貶之

州公公字卽晉人執虞公公字蓋汎焉者之稱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諸侯失國名書來則無歸意矣故春秋特書以深罪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公羊傳作成

左氏曰諮謀齊難也與二年來朝三年會郕同旨

秋八月壬午大閱

當時懼鄭畏齊故為講武計然諸侯不得大閱也況舉於盛夏其妨民失時有不可言者書譏之大雩大蒐大閱皆僭也夫子不忍斥言但各因事書之以見意

蔡人殺陳佗

陳佗當討之賊也陳不能討而蔡人能殺之故以討賊之義歸之蔡若曰此賊也蔡人今已殺之矣可為世道一大快也其名佗者見非陳所宜君非陳人不以為君也春秋之意專爲蔡非善陳也觀

經文自見敢問高明

前此陳人爲衛討州吁今蔡人爲陳殺佗皆鄰國
義舉春秋所深與者

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猶云本國也蔡人殺陳
佗則鄰國矣春秋特書之冊所謂簒弑之賊人人
得而誅之者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按春秋文公亦僖公嫡嗣也不書此子同生獨書
何也意者文姜如齊淫行及所傳聞之世猶藉藉
耶故夫子於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今六年

書子同生而其後文姜如齊之事皆一一謹志之冊蓋一則明莊公係桓公之子非齊侯之子也所以絕後代傳聞者之疑一則著文姜至魯三年已生有子矣何後來不安其室也所以示萬世淫奔者之戒此子同生之所以獨書也如曰正國本以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則其他嫡嗣獨非國本之繫而曷以無書哉敢竊訂以質高明

冬紀侯來朝

紀侯主于魯會而再會朝而復朝可謂無奈齊何矣抑知魯莫可恃耶觀公告不能一語事可知已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按禮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即火田也亦焚一叢一聚焉已耳豈焚一地哉况咸丘地近乎齊何焚直至此也宜重看一焚字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按公穀皆稱二君失國似未可據然穀與鄧皆去魯絕遠魯何德以招來二國亦何慕而歸嚮求之莫得其故也且自此來朝後二國絕不經見則此二國者其不能爲世有無明甚矣當時方伯連帥環視魯事而莫恤豈望此二國以爲動靜哉即二

國來朝亦何重於魯者能禁方伯連帥之不復舉
也夫子削去是年秋冬二時謂刑政之莫舉果係
此二國之來朝耶恐不其然然則二國君何以名
是年何獨無秋冬夫子嘗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
及史之闕文也自夫子時追及魯桓非所傳聞之
世乎傳聞與紀載合夫子可加筆削以垂世訓或
但有紀載無考證且中間或有闕文則存之仍之
而已若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則存之以傳
疑者也是年或原闕秋冬則仍之以俟考者也妄
立意見過爲穿鑿曲加附會似皆非善讀春秋者

敢僭論以質高明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此爲夏五月丁丑烝張本傳再烝見瀆語極明

天王使家父來聘

四年天王嘗使宰渠伯糾來聘矣五年又使仍叔之子來聘矣方逾二年耳家父復何爲乎來哉凡聘之殷勤其中必有所爲也無所爲而三加聘於簒逆之賊是周之大無綱也承三聘而一不仰答於君父之前是魯之大無紀也家父爲周世臣徇王命而瀆聘亦可謂大失職矣書之冊而罪自見

或曰王殷般三聘蓋逆紀女爲后欲魯主其事耳

夏五月丁丑烝

魯秉周禮之國也桓雖簒逆而昏不應春夏之再

舉烝也意亦舊文之誤夫子仍之不改耳

秋伐邾

隱之世嘗與邾盟于蔑矣此豈以不修舊好故伐

之歟然桓負大惡恐未可討人之罪也書曰伐邾

其貶自見

冬十月雨雪

是夏八月也未宜霜而雪特異矣故書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紀侯再朝再會謂齊逼而莫之存也天王三使來聘謂謀昏而莫之從也則魯之所以主是昏者是必嘗報可於王矣然於禮王當使大夫請昏于同姓之諸侯同姓之諸侯爲請于所昏者復命于王王乃遣禮于宗廟使上卿往逆而公監之是之謂重大禮今王使祭公來不請期而遂逆魯亦唯所逆而與主之殊與請昏廟遣卿逆公監之禮大爲有闕故春秋書來書遂若祭公此來爲私行而以逆女爲遂事以深譏之耳魯之慢於通禮王之苟

於遣禮祭公之專於行禮具見此書法之內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高氏曰古者后夫人必娶嫡女故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若姑姊妹則曰先君之遺女若而人於諸侯則曰不腆先君之嫡是以伯姬歸紀則叔姬爲媵今曰季姜則非嫡矣不可以母天下故春秋嚴其名

按紀侯托魯請王命求成于齊公告不能今幸王有命魯求昏之事魯主歸季姜于京師所以託紀者至矣然不十餘年齊卒逼紀紀侯大去其國以

天王之尊不能下庇后氏之宗其亦太弱矣哉乃知桓告不能蓋不能于齊而非不能于王也傳春秋者動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為辭立論甚正且大而在當時實有所不能者

自紀姜歸京師後周聘不復加于魯乃知以前三聘特在謀昏耳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世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君行則

守有守則從而代君行朝禮於諸侯及與諸侯會
盟救伐皆非世子之所宜也故春秋於世子之出
皆謹書之此條蓋譏曹伯之不宜使耳
十年春王正月
夫子書王之意恐非若傳所云云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辛射姑已歸國得立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宣祄約無他意中爲齊鄭所攜故失信耳以公

會故書其爵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按左傳鄭以班後故乞師于齊然齊與魯昏再會

來聘何殷殷厚哉而一旦爲鄭主兵無亦以魯託

紀于周大拂其意耳初二國好會魯桓以定其位

不知弑逆之當討玆挾私忿小怨約衛來戰于郎

何不知類之若是耶書爵書來戰蓋目其人而深

責之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惡曹之盟何爲者豈以郎之戰未得利而復有所

誅耶結怨固黨不知禮義爲何物故奪爵以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鄭莊處心積慮最奸最險入春秋來所未有者而身死之後受禍亦酷孰謂無天道哉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是生亂階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凡春秋於大緊關處煞有大意在不宜於一名一字間求之如此三條宜聯書而聯看要見宋人何以執祭仲祭仲何以被其執突何以在外而歸鄭

忽何以已立而出奔則當日之情罪具在目前矣謹詳于左

按左傳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按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要見突生于雍姞而其身在宋也宋與鄭爲讐久必藏突爲奇貨伺祭

仲往省于留塗執之逼令立突而出忽耳假鄭莊
存日忽與突俱孜膝下明嫡庶之分成兄弟之懽
豈寧有此哉此是鄭莊不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處
故貽禍至此耳然宋雖與鄭隙安可匿人之子執
人之相逼令其廢長而立少也祭仲輔忽立未幾
豈宜卽離左右身往省留爲人所誘而執也卽爲
所執而逼令安可卽從其請擅廢立而不顧也突
稍知義安肯藉人之力篡兄而奪之位忽能自立
明正祭仲與突之罪可令俛首屈服也豈宜皇遽
而出奔春秋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

出奔衛則數人者之罪案昭然於書法十五字之內矣不是之求而分列爲三條泥推其一字則所謂固哉高叟之爲詩也陳氏曰春秋之褒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乎辭此善讀春秋者學者從陳氏之言凡遇大緊關處但通前徹後細玩聖人之辭以求聖人之意則自得其情罪而莫掩矣敢僭論以質高明

夫子罪宋不獨在稱人以執上罪祭仲不獨在稱字上罪突不獨在不稱公子上罪忽不獨在稱名上統前後論主謀逼令皆宋之罪受執廢立皆祭

仲之罪不知名分使人以巳爲奇貨皆突之罪不能自立使人視巳若贅疣皆忽之罪而究之不善處于家庭唯結怨于隣國致有今日之禍亂者則鄭莊之罪也

忽已嗣立矣而不君與突無異故一書突歸一書忽出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也何不一經見耶大夫何重于魯而宋陳與蔡肯與之盟耶且盟必有所爲此何爲者耶皆不可曉或曰魯與齊衛鄭爲讐桓欲合黨以敵

之於是結宋與陳蔡然何以使大夫會且盟也斯
亦不足恃矣闕之可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自此以後盟會凡關宋與鄭者當參看乃得其情蓋魯桓憾鄭忽而欲定突也故先爲盟會求宋鄭之平宋初不絕其會者將因魯以責賂於突也而突卒不償魯因屈己往來爲突以求免焉此于夫鍾于闞于穀丘于虛于龜屑屑不憚煩也然宋之心未厭而卒辭平焉公于是與鄭突盟謀爲伐宋之舉矣屢盟以長亂數會以厚疑而結怨以取辱

曾有若魯桓之不肖者乎故春秋屢書而不削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夫鍾未幾而復有此會公之爲鄭突亦汲汲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羊傳作紀

紀爲齊難危急甚矣魯桓切切爲紀謀故屢與之會然莫得强有力者僅與小國之莒偕其能救乎

春秋書此見雖有恤患之心而莫之濟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觀下文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則知燕素附于宋故公與宋公會而及之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不葬

公會宋公于虛

自于折至此凡五會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于折于夫鍾于闞猶魯地也于穀丘于虛于龜則宋地矣委宗社人民兩年而六出總爲憾忽之一念使而卒不爲宋所與而取辱桓亦可羞矣哉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魯桓憾忽于郎之戰幸鄭莊之卒結好於突以洩其怒而突篡忽自立亦欲反忽之所為求善于魯以為之援此武父之盟所以兩相合也

丙戌衛侯晉卒

晉烝父妾奪子妻滅絕人道其後朔為二子所逐出奔于齊晉貽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初汲汲于宋之會玆汲汲于宋之伐交道反覆如此哉書曰及鄭師伐宋書曰戰于宋而貶自見

矣

李氏曰宋莊之得國鄭有力焉今鄭突之得國以宋之力也其交宜固矣然宋莊之立華督之相于稷之成以魯齊陳鄭之皆有賂也今責賂于鄭是以已之前日望鄭也春秋書郜鼎之取以見宋魯鄭之交以利合書武父之戰以見宋魯鄭之黨以賂離吁嚴矣哉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齊欲吞紀宋責鄭賂忽奔于衛燕附于宋齊宋衛

燕非合爲一黨乎紀弱幾滅亡而魯爲討魯欲平
宋鄭而宋辭平是紀與鄭皆德于魯者公故緣是
會紀與鄭汲汲與齊宋衛燕戰而幸一勝焉在魯
自爲得計矣不知此戰非解紛息爭之舉實結怨
益讐之師也卒也紀爲齊滅而公翻覆於鄭宋之
交若反掌焉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蓋未有不義之
至此者書曰公會紀侯鄭伯云云蓋深著魯桓之
罪也春秋先自治而治人正在此等書法
觀紀對齊鄭對宋而衛燕序其後便見當日戰事
然紀先于鄭者紀之于齊尤甚鄭之于宋也且是

時齊宋等師加于紀故公會紀鄭與諸國為戰耳
左傳謂鄭宋相怨穀梁謂齊紀世讐愚謂合而言
之始備敢質高明
三月葬衛宣公
於葬衛宣公見前此惠公之未宜即戎也比事以
書自見
夏大水
不月見通夏皆水災也故書時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王氏曰公於鄭突比之至矣十二年屢會宋平鄭而不克則爲武父之盟爲宋之戰十二年偕紀侯之戰今又會于曹同惡相濟明矣

無冰

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此時無冰大失時令矣故書周政失之舒秦政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

燠年

夏五

史闕文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會于曹已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遣使固結之而必以其弟者謂親屬之可信也不知弟之不宜使也

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親之以著愛也今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親之以著信也然皆非所爲訓也故皆書以示譏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粢盛之所藏不慎重以致災其何以承廟祀哉此書以著罪

乙亥嘗
遇災宜懼未宜遽事于祖考且嘗以八月供未易
災之餘可乎書譏其不時不敬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雖怨必赴禮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鄭突賴宋之力得入簒國背其賂反約魯為丁未
之戰惡矣然宋何責賂不忘積憤不釋連師直入
其國至取其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譬毒之一
至此乎夫子不案宋不自反黨孽狥賂之失而擅用

列國之兵以洩其私忿也寀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宋得逞其志於鄭也而又寀鄭之背宋之有以自取也故書曰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而宋與四國及鄭之罪之輕重大小自昭然于簡冊之内矣是爲孔子之春秋

齊蔡衛陳與鄭無甚大隙然平日合黨于宋故出師爲助唯其所以耳經書曰以而以之者與爲其所以者罪自著矣可稱爵乎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求私財斷得是

一桓王也前此使家父來聘今使家父求車一桓公也前此致天王之聘今致天王之求一家父也前此承使以來聘今承使以求車噫是可觀當日之爲君臣者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葬在莊公三年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天王加禮於魯桓亦厚矣崩不即赴而又不葬何臣禮之衰薄也比書葬齊僖公其罪自著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以庶孽奪嫡㓊與權臣比而篡位今又與其親戚謀殺之致爲所逐而出奔故雖不去其爵而特書名以示貶忽本嗣位而不能君其在外四年又無自強自立之策足以旋復其位今之復歸也不過乘突之出奔耳故但書世子忽以著突之罪而不與其爲君是爲夫子之筆

曰鄭伯突見突已君鄭數年矣以著忽之不能君曰鄭世子忽見忽本爲國之冢嗣也以罪突之所爲篡

許叔入于許

許叔宜歸于許者但不宜乘鄭之亂以竊入故書曰入

鄭莊入許居許叔東偏以奉祀今由東偏入許故都故云入于許

公會齊侯于艾

此爲定許叔之位故廬陵李氏曰許之失國本鄭莊欲滅而并之故糾合齊魯以爲入許之役然又以三國共利難於獨專滅國之罪齊魯既遜而不受則鄭不得不假許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實許地已入於鄭矣今許叔乘鄭亂以入而齊魯會

艾以定之盖鄭莊方强則二國挾鄭以為利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為名會艾之謀豈非自解其入許之非已意乎然春秋於入許書及則已推見至隱雖今日之得不足掩其前日之失矣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滕先諸國來朝稱子穀鄧自遠而至稱名邾牟葛如旅見天子稱人統責其不宜朝桓然寔責桓簒弑之惡不宜受朝于小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大都耦國櫟鄭之大都也突入于櫟則鄭國之命

制于矣與入其國都無以異矣此自後經文一不及忽葢忽日寢以微不足書也諸侯不平而共謀伐突者以此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

左傳云將納厲公弗克而還非也秋九月鄭伯突已入櫟矣櫟大都耦國足制鄭國之命忽雖在故都一齪齪豎子耳突將何事于納而諸侯又將誰納哉唯突篡位奪嫡諸國所共憤憤會袲以聲其伐爲春秋之所予故各書其爵及其弗克次年春會于曹謀伐之夏又舉師以聲其伐爲春秋所亟

予故皆各書其爵與僖四年伐楚之師各書其爵以稱伐者同蓋春秋正名之書唯討篡逆奪嫡之師及討蠻夷猾夏之師乃始稱爵以示與而其餘未有不稱人者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正若此師之伐鄭突者是也左傳乃錯認爲伐鄭忽以納厲公而諸儒不察因曰始疑於韓正終變而與邪與邪之師而夫子肯各書其爵以與之耶凡讀春秋先當考經文以爲據不可泥傳文以仍其錯誤也敢訂正以質高明詳具于左

十一年夏五月鄭伯寤生卒秋七月塟鄭莊公九

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十五年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
鄭伯突入于櫟此是忽突一宗文卷夫子判有斷
案在不知忽宜代突宜代請高明者虛心一評之
鄭莊寤生卒嗣立宜在世子忽矣忽不能君突藉
宋之力竊歸焉而鄭忽出奔衛自是突君于鄭凡
會盟征伐皆所主之然其實篡兄之賊罪不容誅
也故夫子於突之出奔蔡也特書鄭世子忽復歸
于鄭以明立突一大罪案及突入于櫟制鄭之命
列國始不勝憤而爲于袲于曹之師夫子乃各書

其爵以著其伐正伐此簒世子之鄭突也左氏不識大義見魯嘗黨突而一旦會宋以爲伐疑于納突而不知突之無事于納也且魯會齊于艾以定許亦已漸攜于突矣是又通玩經文而可自得者

或曰于袲于曹之師子謂討簒位奪嫡之突各書其爵是矣乃十四年冬宋齊諸國伐鄭之師亦伐突也何各貶而稱人曰春秋不下一以字乎宋以齊蔡衛陳之師伐突是責賂之師而非討罪之師于袲于曹之師則方伯連帥之師也是不可以同日語者夫子稱爵稱人書法毫髮未嘗差錯

或又曰當是時突雖入于櫟忽猶在故都也十七年高渠彌始弑忽而立亹十八年齊人殺亹而立儀至莊十四年傅瑕始殺儀而納厲公子何以入櫟者之爲鄭而謂在故都者之非鄭也曰自鄭人論之謂在櫟者爲厲公在故都者爲昭公爲亹爲儀矣通春秋前後論自桓十一年鄭莊公卒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及次年書公會鄭伯又次年書公會鄭伯又次年書鄭伯使其弟語來聘書宋人以齊蔡等師伐鄭則皆指鄭伯突也廿五年五月突出奔蔡秋九月突入于櫟皆以

鄭伯書莊四年齊陳于垂之遇亦稱鄭伯十四十五年于鄧于幽之會亦稱鄭伯二十一年書鄭伯突卒則春秋所書之鄭皆鄭厲公突而非忽與亹與儀也唯是突篡嫡而奪之國春秋所痛惡故於其出奔蔡也雖繫以鄭伯而特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以正突之罪故於其入櫟耦國而制忽之寖微也則與列國討突之師而各書其爵此是夫子作春秋正名討賊一大緊關處學者所宜深考而明辨之以為萬世法者也獨恨左氏不察于褒之伐謬書曰將納厲公也後儒因仍而莫之改正耳

高明幸加詳察焉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此謀伐鄭突也說見前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亦伐鄭伯突也說見前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或曰據子伐鄭突之爲正則此書公至亦予魯桓乎曰國家亦有許大切已事不專在討人之罪上自去冬從人征伐至今秋始旋亦非先自治而治人之策也故書至以譏之

冬城向

隱二年莒子入向無駭帥師入極豈卽此向耶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搆兄簒國二公子逐之請命于王立公子黔牟故其出奔也書名以示絕宜叅後王人子突救衛看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十三年會紀敗齊以益其怒齊豈能忘紀哉唯時衛朔奔齊將納朔而無暇及紀故姑聽魯之請平耳不二年遷紀三邑六年後紀侯大去其國則知

此盟不足恃矣齊襄禽獸也不知兄妹之倫安知盟會之固哉而桓亦安用與紀爲此盟哉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隱元年盟于蔑隱即渝盟而伐邾桓八年伐邾十五年邾與牟葛來朝始欲尋蔑之盟故與盟于趡然未幾又與宋衛共伐之矣隱尚渝蔑之盟而況篡弑無義之桓耶書固所以著譏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此戰傳稱疆事無關于公然志月日而書及非公與戰而誰哉然則次年何以即會于濼曰十二年

公不會紀與齊戰耶曾未幾時又會齊紀盟于黃戰可復盟則盟可復戰戰又可復會也春秋列國大抵皆然而況篡弒之桓淫亂之襄乎此愚不據傳而據經雖係疆事而戰是必有關於公者敢問

高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以赴書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斯不誠賢矣

哉書曰蔡季自陳歸于蔡賢之也

癸巳葬蔡桓侯

葬速

因書桓侯不書桓公啖助遂附會蔡季知請謚也

然考左傳未嘗有請謚事

及宋人衛人伐邾

二月方爲趡之盟八月卽連宋衛以稱伐反顧刑

牲詔神棄若敝屣甚矣其無足責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弑君之賊身沒不赦矣然恐不在復書春王正月四字上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此行全是夫人意上年五月及齊人戰于奚公何嘗欲爲好會哉唯是夫人欲往齊公不能制故假于濼之會攜夫人以同往會畢遂與同如齊耳書法在與字遂字上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不制義而從婦以往若時刻不容緩者可稱夫子哉彭生之乘宜其及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解

齊襄不知有妹安知有魯夫人但知有兄安知有桓

高氏曰濼之會不書夫人出以遂如齊見之喪至不書夫人入以孫于齊見之不與其出不與其入聖人之意微矣

廬陵李氏曰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亂兄弟之倫而天理隳絕終瀆夫婦之倫而人理喪曾國亂臣賊

子之禍接踵於史冊實始于此故春秋一書再書
又屢書以貶之不書王者十四年去秋冬者二年
貶宰糾之聘誅滕子穀鄧郕牟葛之朝紀大水雨
雪無冰日食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傳矣其憂
亦深矣然其爲人往往亦不義而得衆故卽位之
一年棄許田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
以立督而有于稷之會三年假姻好以協齊而有
嬴之會讙之會郕年之來矣及其得志天王屢聘
遠國屢朝於是宋之戰紀之戰伐郕納突無所不
至自以爲莫已害矣孰知禍之起於帷薄哉此蓋

天理之應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不書葬此志時月日書葬豈已除彭生爲賊既討耶此賊通于內外非直彭生而已者書葬我君桓公而二心以外我棄親以戕我者自不容人世矣